

母親節，天下媽媽的愛，都是一樣的

給媽媽的愛，在風中……

文圖 / 溫秀嬌

今年娘家的掃墓，大弟通知是在3月10日上午9點，若當天從台南市出發，必然趕不上時辰，於是就請了一天休假，提前到達台東，如此隔天一大早轉往花蓮縣光復鄉才會來得及，起程的上午，都在南迴鐵路火車裡，欣賞著沿線風景，近中午到達時，老同事借了一部吉普車，爾後我們去都蘭山和卑南溪做了「台東半日遊」。

出生台東的我，對好山好水固然有眷戀，但此行讓自己最深刻悸動的是，竟然在卑南溪沙灘上，用手寫下「玉英媽媽我愛您」，由於沙灘是壟起有斜背的，寫妥再回頭看時，雙腳踩過的鞋痕，竟似滴滴眼淚。

嗯……這「滴滴眼淚」確實應景，於是拍下照片，也拍下溪邊一棵小草，用以紀念母親往生30年，和自己的心



◀ 我是一個不曾跟母親說過「媽媽我愛您」的人



對母親的愛，猶如牆上新掛的黃色玫瑰

情。

母親林玉英女士，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，對她來說，這個「唯一」似已註定要背上十字架，因為長輩希望她的



在卑南溪沙灘上，我寫下「玉英媽媽我愛您」

婚姻是招贅的，一路走來，讓她才43歲，即不堪人生負荷而往生，時間是在民國60年6月。

那年，我高職畢業滿1年，才19歲，從此「姐代母職」，一路帶著兩個弟弟、兩個妹妹，讓他們求學、就職、結婚……。

30年來，我自己也一樣在「求學、結婚、生子」圈圈中做努力，只是有時覺得很累很累時，會去想「媽媽呀，您怎麼要這麼早離開我們呢？」，通常，只能想到這樣，再想下去，就會嚎啕大哭，難以停止。（夢中也一樣）

我是一個不曾說過「媽媽我愛您」的人，母親生前沒說出來，生後已沒機會，直到今年……，30年後，都快50歲時，將這句話，寫在沙灘上，默禱在山風中。

30年後的我，對已往生20年的父親，也沒有了怨恨。

其實，我和母親相處的時間不長，主要是10歲時就離開家「出去」讀書，所謂「出去」，是指離開山地鄉去到平地鄉而言，那時我們「公務人員子弟」都是那樣，當父母親的人，唯恐出生在山地鄉的孩子，在當地國小待久了，會變成「番仔囡」，所以孩子讀到小學中年級時，就想辦法「送下山」，有通車的，也有寄居的。

和母親相處，有特別深刻印象的，是我在讀台東女中初二時，那年母親手頭緊，讓我通車上學是不得不然的辦法，每天清晨我得走1公里多的路下山，再從「鹿鳴橋」站坐公路局車到台

東鎮，晚上再沿同路線回家，其往返的趕車、候車、車程，花掉4到5小時是正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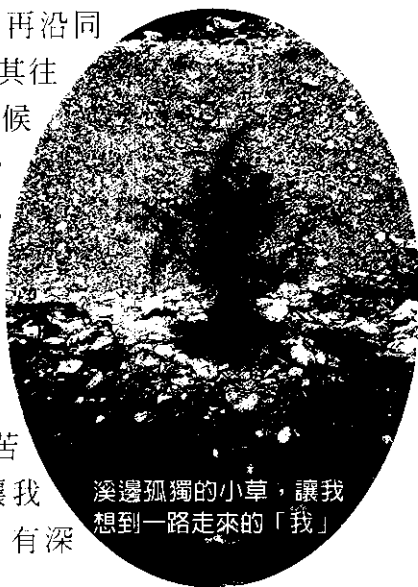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覺得非常勞累困頓。

但這辛苦的一年，讓我對「母親」有深刻形象。

我們每天一起吃晚餐，清晨、晚上尤其在假日裡，常聽她喊我做東做西，諸如煮飯、洗衣、餵豬、除草、撿地瓜、拔花生……，有時要殺雞殺鴨，也叫我幫忙抓著雞鴨翅膀雙腳，過年過節蒸年糕做粽子時，也要我在旁添柴燒火，「不要讓妳將來出嫁後，什麼都不會，人家會笑我……」，這是她唯恐我做煩了會生氣的理由。

尤其感念的是，冬季日短，晚上通車回家，下了車，在無星月照明的夜晚，她總會提著手電筒，匆匆從田裡趕下山，若我說出「天這麼黑」，她就很快的拉起我的手，說「不要怕，我在這裡」。

沿途談話中，有時她要我諒解爸爸，說爸爸什麼都好，只是一個「賭」害了他，也害了全家人，一則「妳生出不久，還沒滿月時，妳爸爸去台東出差，就從台東買回一個大氣球，掛在妳床頭，他說這是給妳看開心」的故事，一



溪邊孤獨的小草，讓我想到一路走來的「我」

→ 說了N遍。

上了初中三年級，母親說我可以寄居台東鎮了，約半年後，我就知道繼續升學有困難，於是開始過類似「閉關」生活，不輕易和家人說話，也不想和同學師長打交道，一副「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」模樣。

當然和母親說話的機會就少了。

如果有所交談，不是大小聲，就是簡單幾句，不清不楚。

初中畢業後，如意料中之事，母親輕聲細語的告訴我，「妳就不要再讀書了，看看要學裁縫？還是學燙頭髮？學織毛衣也不錯，要不然，暫時先去工廠做女工也好……」，我當然不願意，千百萬個不願意。

ㄌ了近兩個月……。

終於，母親不忍，「這樣好了，如果妳自己能借到錢，就去讀吧！所借的錢，我會想辦法還……」，我當下就寫信給外公，外公答應給註冊費，這時就只能讀職業學校了。

可是念台東高商，我並不快樂，總覺得這不是志趣，再則眼看母親每天為三餐勞累奔波，就像演著活生生「悲劇」，一齣不忍見卻天天上演的「悲劇」，一顆原本就過敏的心，似被一根根尖銳的針，給扎的血流不止，日日夜夜，夜夜日日……。

可是這時又不能說，「好吧！我就去學手藝或當女工」。

在這三年裡，沈默不語也是常態，這時，努力讀書只是為了求個好成績，用來申請獎學金償還註冊費，至於偶而

投稿，也是為了「賺」一些零用錢，天雨想家無處去時，就呆呆坐在窗前，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想，日子沒什麼喜樂可言。

高職快畢業時，母親生起病來，有一次，不小心聽到她與結拜金蘭的陳阿姨說，「養阿燈（我的汝名）一個孩子的精神，我可以養三個，她實在很不一樣，……不過我如果這樣『去』了，我其他的孩子還是要靠她……」。

民國59年秋天，母親肝硬化已進入中期，我也考取省府委託台東縣政府舉辦的僱代主計佐理員考試，分發在台東鎮內的東海國中上班，這時，已意識到她的病好不起來，於是態度和緩許多。

隔年端午節前夕，知道她不久就會離開人間，就請了假。

有一次，在病床前，我緊對著母親的臉，並握著她的手說，「我又考上省府地方特考，成績很前面，會分發到公賣局台東分局上班，這裡的薪水很高，我們可以去台東鎮上租房子，把弟妹們帶過來，全家人住一起，您就不必去田裡做工了，只要在家煮三餐給我們吃就可以，ㄛ，等您病好，我們還可以去『台灣一週』……」。

而她，似也相信有這種可能，因為她回答，「對啦，有媽媽在多好，粽子節才有人做粽子給你們吃」。

這句話，差點讓我掩面大哭。

這段期間，我一直在找「勇氣」，要跟母親道歉和解釋，道歉的是我的態度，解釋的是我想告訴她，過去的表現是對她的不捨，也是對命運的不解，

「我真的不要媽媽做牛做馬做到死，可是我一定要讀書，我要做一個讓您揚眉吐氣的女兒，要賺很多錢，不要讓您天天去田裡，做得滿身大汗，回到家又沒好東西吃，去跟別人借錢，要給別人瞧不起……」可是，她的生命猶如風中之燭，說這樣的話好像在「話別」。

這時，我也想嚐試以簡單的「媽媽我愛您」做表達，卻怎麼都說不出口。

直到她嚥下最後氣，我還是沒說。

倒是父親放得下，母親臨終時，我們所有的子女都是第一次看到他淚流滿面，也第一次這麼說，「阿英，我真的很對不起妳，妳的一生，命都這麼苦，以前我愛賭是不應該，以後我會好好照顧孩子，妳就放心跟著觀世音走吧……」，母親氣如遊絲，飄飄渺渺的回答，「好！我沒留什麼給你，就留下這群孩子」。

這一幕，30年來，一直躲在我內心角落，不敢輕易回首……。

民國67年，我唸完空中商專一學期課程，就去報名省府基層特考，放榜時，幸運錄取，而且是台東縣乙等「會計人員」唯一錄取者，分發在台東縣政府主計室實習，一年後，就從科員升為帳務檢查員，有人告訴我，這是台東縣政府台灣光復以來，第一位七職等女性職員，算是二級主管級職員的第一位女職員，那年我27歲。

母親往生後10年，我自己當了媽媽，而父親在民國71年8月23日也走了，隔5天，我兒子出生。

有了兩個孩子後，每天都過著陀螺

般生活，但空中大學開始試辦那年，還是跑去註冊，因為「讀大學」是我的夢想，爾後的10年，雙主修商學系和社會科學系課程，這段期間，也從縣政府調到台東區農改場擔任會計主任工作，並被場長委託替機關寫新聞稿，4個弟弟妹妹也各嫁娶，疼愛我的外公也離開人間。

日子在忙碌中過去，忙碌可以忘憂……。

戴方帽的那天，老公為我和已唸國中兒女拍照，這時聽到一對過路人交談，「這種書讀到畢業時，孩子都長得一樣高了」，隨著清風飄過來這句話，讓我忽地強烈想起母親，一位當年閉眼時「放不下」、「捨不得」、「看不破」的母親。

我的一雙兒女都是貼心孩子，尤其女兒，她不知在何時把「媽媽」改稱「媽咪」，而且把「媽咪我愛妳」掛在嘴邊，如同說「肚子餓了」般輕便，直到現在還是那樣。

我在想，女兒是何等幸福，至少她沒有我這份遺憾。

不過，今年，我彌補了這份遺憾，因為在卑南溪畔，我寫下這句話。

我知道，在一陣風之後，寫在沙灘上的字就會模糊，就會漸漸消失，但母親會知道我是多麼愛她，多麼想念她，那份愛，猶如牆上新掛的黃色玫瑰花，那份想念，也似伴著小草的悠悠溪水……。

